

# 论《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的创伤书写

## Traumatic Writing of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刘 白 (Liu Bai)

**内容摘要：**从创伤的视角解读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的《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可以发现，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因遭受不同的创伤而面临生存和精神困境。父亲詹姆斯·李遭受的是种族主义和白人男性气质至上所带来的创伤，母亲玛丽琳所承受的创伤则是来自男权社会的压制与桎梏，女儿莉迪亚早已被童年的创伤侵蚀，最终自杀。小说凸显了伦理坚守与有声告白对于个体和家庭的疗治作用。身兼华裔作家与女性的双重身份，伍绮诗通过写作发声，抚慰受伤的心灵，并最终借助叙事的力量复活并清除个体与集体创伤，建构起延续生命与更新生命的伦理空间。

**关键词：**伍绮诗；《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创伤书写

**作者简介：**刘白，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当代美国族裔文学与文化批评。本文为 201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第二批）“20 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研究”【项目批号：14ZDB08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raumatic Writing of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Celeste Ng's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uma theory. It argues that every character in the novel suffers different traumas and mental predicament. Father James Lee suffers racialism and white masculinity supremacy; Mother Marilyn is confronted with fetters and shackles from patriarchal society; their daughter Lydia is overwhelmed by traumatic childhood and finally commits suicide. Ng's writing of the traumas examines the causes of their psychic traumas and highlights ethical responsibility and telling which are effective ways to healing. Having double identit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female writer, Celeste Ng attempts to remov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traumas, construct ethical space for the continuation and renewal of life through traumatic narrative.

**Keywords:** Celeste Ng;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trauma writing

**Author:** Liu Ba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specializing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ethnic literature (liubai\_xt@sina.com).

2014年,美国青年华裔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 1980-)力压村上春树、史蒂芬·金等世界知名作家,凭借处女作《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获得美国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奖第1名。小说将时间设置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一个女孩莉迪亚生命的终结为开端,灵活切换时空,讲述了一家三代人的悲凄生活。莉迪亚的父亲詹姆斯·李是二代华裔,虽然已在大学获得终身教职,但这位“模范少数族裔”却始终觉得自己处于社会边缘;莉迪亚的白人母亲玛丽琳因为意外怀孕不得不放弃学业,最终无法实现自己的医生梦;他们都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大女儿莉迪亚身上。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全心付出,父亲一心希望莉迪亚多交朋友,融入白人圈;母亲希望莉迪亚学好化学、生物,实现自己未竟的医生梦,莉迪亚放弃了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希望自己不辜负父母的希望。然而这一曲互相付出的合奏曲,奏出的却是一曲悲伤的人生乐章。

《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盛赞小说的主题:“我们迄今为止还未在美国小说中读到此类故事……一个深厚的、真挚的存在于美国历史上家庭挣扎的故事……一个关于生命无法承受之重的故事”(Alexander 1E)。《卫报》同样关注了小说的家庭主题:“伍以杰出的才华描写了父母对于孩子造成的伤害以及彼此伤害的故事,《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是一部敏锐的家庭精神病理学小说”(Lawson 1)。因为亚马逊的推广力度,也鉴于作者华裔的身份,此书在国内也拥有大量读者。国内学者除了从家庭教育、母女关系进行主题研究外,也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华裔族群在美国主流文化空间里所遭遇的文化冲突,反思身处文化夹缝中的“他者”困境。<sup>1</sup>然而这些研究都看到了文本叙事呈现出来的家庭悲剧,缺乏深入反思造成这些悲剧背后的根源。本文运用创伤视角,通过分析《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中个体与文化创伤的表征与成因,小说人物创伤的疗治来思考作者通过创伤叙事表现出对创伤性历史的态度与伦理责任。

### 一、创伤的表征与成因

“创伤”作为一种理论术语首先是由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1996年在她的《沉默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一书中提出来的。她认为历史事件、突发性灾难都会在事件发生后的某段时间或长时间里给受害者的心理留下阴影或伤害,这种创伤严重的话会让受过伤害的人面临生存或精神危机(Caruth 9)。《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中的每一个人因为个体遭受的不同创伤而面临着生存和精神的困境。

1 相关研究包括“A Brief Analysis of Marginalization in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困在文化夹缝中的“他者”——〈无声告白〉评析》、《琥珀之爱——论〈无声告白〉里亲生命运的轮回》等。关于*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的书名,国内研究普遍译为《无声告白》,本文作者采用直译法,将其译为《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

詹姆斯·李是典型的美国“模范少数族裔”，出生在美国的他顺利在哈佛大学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并且始终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极有希望留在哈佛担任教职。然而哈佛最终选择录用他的白人同学，放弃了詹姆斯。但优秀的詹姆斯很快收到了米德伍德学院的聘书，并在数年以后成为该校唯一一位拥有终身教职的华裔教授。然而美国这个“大熔炉”并没有真正地接纳他，他在种族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永远是“外国人”。他曾是劳埃德小学的第一位东方学生，同学们都嘲笑他眼睛的颜色；他的白人岳母从没叫过他的名字，只是间接地对玛丽琳称呼他“你的未婚夫”；和玛丽琳结婚后去餐馆吃饭，服务员总是将怪异的眼光投向他，并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甚至玛丽琳初次见到他时，如此描述站在讲台上给她讲授《美国牛仔历史》课程的詹姆斯：“一个东方人。他打扮得像个送葬的：一身黑西装，黑领带系得很紧，衬衫白得晃眼。头发向后梳，整齐地一分为二，但后面有一撮顽强地直竖着，就像印第安酋长头上戴的羽毛”（31）。<sup>1</sup>毫无疑问，初次见面的玛丽琳也是用白人的男性气质来“凝视”詹姆斯的。由于外表上与白人的不同，华裔男性在性别上也被“去男性化”，被视为“他者”。他们与白人男性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形象气质上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生存现状给美国的华裔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根据性别心理学理论，形象气质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华裔男性的历史也是一部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女性化”的历史。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族群历史的“阉割”使得他们缺乏认同感，而“缺乏认同感可能导致他们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的缺失，产生自卑心理”（王建会 71）。正是在白人社会的这种“凝视”中，詹姆斯不出门交际，不在家请客，不开设晚餐派对，没有桥牌朋友、猎友或午餐会上认识的哥们。

而当玛丽琳“投入他的怀抱并且上了他的床之后”，他终于觉得“美国对他敞开了怀抱”（45）。莉迪亚是他们三个孩子当中唯一继承了母亲蓝眼睛的，他将自己融入美国社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她的身上，他鼓励并敦促女儿与同学交往，送给女儿《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的成功学书籍，每天餐后交流不在意女儿的成绩，只关心女儿与同学的交往。华裔学者安东尼·陈（Anthony Chen）曾提出四项应对种族主义的策略：融入（compensation）、回避（deflection）、否认（denial）和拒绝（repudiation）。融入是指认同白人男性气质；回避是尽量避开白人，让自己变得透明或隐形；否认是指自欺欺人，不承认白人对自己存在的刻板印象；拒绝从理论上否认白人贬低华人形象这一文化本身，进而构建自身形象（Chen 564-607）。前三种都属于消极的方式，最后一种属于较为积极的策略。詹姆斯从自己当初的回避，到希望女儿融入美国社会，以此弥补他曾被排挤的屈辱，无法合群的挫败感，这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Celeste Ng,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4)。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一行为恰恰是“种族创伤”与“文化创伤”的一种具体表现。

如果说詹姆斯遭受的是种族主义和白人男性气质至上所带来的创伤，那么玛丽琳所承受的创伤则是来自于男权社会的压制与桎梏。小说中如此写道：“1957年9月，玛丽琳上大三。她从头开始学化学，主修物理，做好了向医学院进军的准备”（30）。可是大学里却开设了家政课，她的母亲便是家政课的老师。“以家政课老师为标准，把一道褶边缝得整齐利落，将衬衣上的甜菜污渍清除干净，便就是了不起的成就”（30）。尽管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已经爆发了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女性已经在某些方面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但是女性的发展、自由、独立还远远未实现，女性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即使工作，也是从事诸如劝说、打扫房间、煮咖啡、会议记录等“适合”女性的工作。主流社会的性别观念甚至已经深深地内化为女性自己的信念，玛丽琳即使获得了大学的奖学金，但她母亲为她骄傲的是“你会遇到很多优秀的哈佛男人”（30）。

玛丽琳医生梦暂时中止于她第一次怀孕，“她向院长请了无限期的长假，坚信自己的人生梦想——进医学院，成为医生，全新的重要的人生——都在等待她的回归”（50）。然而当她打算踏入职场，曾口头约定欢迎她加入的汤姆·劳森实验室的负责人汤姆则以“我不知道你是认真的，因为你有孩子和丈夫需要照顾”（93）为由拒绝了她的求职。二战后的美国已经开始酝酿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但是它尚未从根本上突破男性社会的性别观念，尚未颠覆男性的话语霸权与思维霸权。玛丽琳的抗争始于母亲去世后，她毅然抛下丈夫和两个孩子，未留只言片语，重返间隔八年的大学准备报考医学院。然而她的梦想在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后再次破灭。此时的美国法律规定堕胎是违法的，美国女性组织和女权主义者力争法律赋予女性堕胎自由的权利在七十年代末才得以实现。备受精神创伤和打击的玛丽琳迫不得已再次放弃学业，返回家庭，她将希望寄托在莉迪亚身上，并暗暗下定决心，“她将竭尽全力帮助莉迪亚，她将倾尽余生指引她，庇护她”，“决不让她在听到‘医生’的称呼时，只想到‘男人’”（147）。虽然小说并未言明具体年份，但推算一下她第三次怀孕应是1966年，同年的美国恰好颁布的《民权法》中第七条赋予了男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权利。此时的玛丽琳希望用金钱为莉迪亚编织了一个华丽的未来来弥补历史给自己带来的创伤。

莉迪亚的自杀从表面上看是父母过度期待，不堪重压所致，事实上童年的创伤早已侵蚀了她的身体，主宰着她的生命。创伤理论者认为创伤经历“不仅会使受害者丧失自信心，也会使他们对本应为他们创造秩序和安全感的社會文化与家庭结构丧失信心”（Vickroy 13）。而创伤受害者为了避免所经受的痛苦，通常会选择在生理或情感上与家庭或社会疏离。小说中的莉迪亚童年经历过两次创伤，一次是哥哥内斯因嫉妒父母只关心妹妹，将不会游泳的莉迪亚推入湖中；另一次则是母亲玛丽琳毫无征兆地抛弃家人，离家求学。



虽然因为第三次怀孕，母亲重新回归家庭，但莉迪亚的心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为了让妈妈永远留在家中，“作为回报，莉迪亚许下自己的承诺：做到母亲要求的每一件事”（149）。从此，她对母亲的吩咐只会回答“是的，是的，是的”（150）。哥哥内斯推她入湖成为兄妹俩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因为内心的愧疚，也因为感受到了莉迪亚内心的沉重，从此内斯成了家里的平衡剂，巧妙地化解莉迪亚与父母之间看似亲密实则疏离的情感。然而考上哈佛大学的内斯即将离家求学的事实压垮了莉迪亚精神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个体心理创伤的移情和调节已无法得到释放，于是自杀变成了她摆脱“那些倾斜在她身上的重负”的唯一途径了（154）。

## 二、伦理坚守与有声告白——个体创伤的疗治

莉迪亚的死几乎摧毁了家中的每一个人，他们迫切需要疗治创伤。小说凸显了“告白”的疗伤作用，将“告白”视为通往心灵救赎之路，然而小说中的每个人都经历着从“无声言说”到“有声告白”的艰难过程。在“有声告白”的过程中，父亲詹姆斯与母亲玛丽琳逐渐意识到唯有遵守“最基本的伦理规则，如禁忌、责任、义务”（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4），才能真正实现创伤的疗治。

父亲詹姆斯在莉迪亚去世后，内心极度痛苦，他“觉得自己如同一个杀人犯，自己的血统害人不浅，后悔生下了莉迪亚这个女儿”（213）。从这个意义上看，詹姆斯将女儿的死归结于血统与种族的原因。在他内心深处，女儿的死不是家庭悲剧，而是种族悲剧。而他面临的不仅仅是女儿之死所带来的创伤，更是在努力培养女儿融入美国社会失败之后真切地体会到的一种强烈的种族创伤。他将个体创伤上升到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创伤，这种创伤通常更为强烈、持久、难以消除，如果不加以治愈，对个体和群体的未来均将产生持久的影响。正如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对文化创伤所作出的定义，他说：“当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体会到了在群体意识上难以磨灭的痕迹，并最终形成他们永久的记忆，认为这些记忆无可逆转地改变并影响他们的未来时，文化创伤就开始形成了”（Alexander 1）。如何治愈创伤，詹姆斯可以做出两种选择：一，如果将女儿之死的悲剧视为种族悲剧，选择跟自己的华裔群体言说；二，如果将女儿之死视为家庭悲剧，选择跟自己的白人妻子言说。很显然，詹姆斯起初选择了前者，他去自己的华裔女助教那里寻找性安慰。然而这样的疗伤办法并不奏效，这种“除了玛丽琳，这辈子竟然和别的女人睡觉”（240）的不伦理行为让他觉得荒谬（preposterous），内心的不认同又打消了他的言说欲望。虽然詹姆斯一度迷失了自己的理性意志，但他最终没有被放纵的欲望遮蔽自己的伦理意识，这也充分说明了“人是一种伦理的存在”（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6），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的告白才成为可能，

创伤的治愈才有可能实现。此中也暗含了作者伍绮诗的家庭伦理态度：夫妻双方的忠诚与关爱是实现言说与告白的基础。

在出轨的行为被玛丽琳发现后，两人当面对质时，看到妻子天蓝色的眼睛，想到同样拥有这样一双眼睛死去的莉迪亚，詹姆斯对自己的出轨行为后悔不已，他向妻子忏悔自己的婚外情，并决定以言说的方式发泄自己内心的压抑，把他“以前从没说过，甚至从未对玛丽琳暗示过的话都倾倒了出来：‘你从未在别人和你长得不一样的房间里待过，没人当着你的面嘲笑过你，你也从未被人当作外国人对待……与众不同——你根本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242）。詹姆斯终于向自己的妻子敞开心扉，言说了自己隐藏心里的愤怒和痛苦。这种忏悔与告白的直接效果是“那一刹那，玛丽琳感觉那个曾经年轻、孤独、脆弱、羞涩的男孩又回来了，她既想把他抱在怀里，又想用拳头揍他”（242）。可以看出，言说、告白带来了夫妻关系深刻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詹姆斯内心的创伤。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作者伍绮诗的态度：种族与文化差异尽管存在，但却不应该是家庭关注的主要问题，沟通与爱才是家庭和睦的基石。

玛丽琳的言说同样经历了艰难的过程。莉迪亚自杀后，玛丽琳每天来到女儿的房间企图寻找女儿死亡的真相。她“把爱因斯坦从墙上揪下来撕成两半，然后是元素周期表……她把书架上的书一本本地推倒”（246）。直到最后，她发现了她曾经扔掉的《贝蒂·克罗克的烹饪书》被女儿莉迪亚珍藏在书架底层。玛丽琳终于明白她给的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而是她想要的；她将自己未竟的梦想和追求以爱的名义强加给女儿，造成她不堪重负最终自杀的悲剧。然而许久不曾言说的玛丽琳失去了告白的勇气，当长久被忽视的小女儿汉娜推开莉迪亚的房门，玛丽琳渴望言说却又不知如何言说，“那是一个矮小一些的模糊身影，酷似小时候的莉迪亚，黑头发，大眼睛……拜托，玛丽琳想，她现在只想说这些，请你回来，请让我重新开始，请留下。拜托”（248）。当汉娜呼喊“妈妈”并踉跄着扑进玛丽琳的怀抱时，玛丽琳超越了莉迪亚之死所带来的创伤，言说让她重新认识了自我，也让她重新意识到作为母亲应该承担的家庭伦理责任。

巴赫金认为言说（utterance）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伦理性的，因为说话人言说时都期待对方的反应、赞成、同情、反驳、执行等（Bakhtin 69）。在巴赫金看来，“真正的言说至少包含一个绝对的开始和一个绝对的结束，包含言说的一方与反应的另一方（有时候反应的一方可能是沉默无语的，但无语也可视作为在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积极反应）”（Bakhtin 71）。因此言说是沟通链上积极的一环，总能促成问题的改善。在《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的结尾，家庭中的剩余成员在莉迪亚死后最终实现了有声的告白，“在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里，以及以后的很多年里，詹姆斯和玛丽琳说话时会选择真正能表达自己意思的措辞，无论是对内斯，对汉娜，还是彼此之间，他们需要

说的太多太多 (There is so much they need to say) ” (282-283) 。这也充分表明了言说的治愈功能, 在处理家庭伦理问题上的积极作用。《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凸显了伍绮诗对跨种族婚姻所面临的家庭伦理困境的关怀, 故事最终的结局也折射出作者对于解决创伤问题所提出方案和伦理诉求: 和谐的家庭需要健康的伦理环境与有效的沟通, 每个人都应该担负起与个人身份相符的家庭伦理责任。

### 三、叙事 —— 群体创伤的疗治

出生在美国的伍绮诗毕业于哈佛大学, 父母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移民至美国的科学家。小说中书写的“华裔精英”詹姆斯应该与作者本人父母的生活年代较为接近。毫无疑问, 作者本人并未亲历移民之初的过程, 但她用十分详尽的笔墨再现了二十世纪华人移民的辛酸史。“詹姆斯虽然出生在美国的土地上, 也没有去过别的国家。他的父亲是冒名顶替来到加州的, 假装是多年前移民过来的一位邻居的儿子。美国虽是大熔炉, 但国会却害怕熔炉里的东西变得太黄, 所以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 只允许那些已经来美国的华人子女入境”(40)。在伍绮诗的笔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华人移民不是通过“苦力”偷渡, 就是顶着虚构的名字 (真实的人已经在美国死去) 漂洋过海而来。关于有多少华人最终成功移民美国, 又有多少华人在偷渡中丧生, 这种有据可拷的事实均有历史书籍进行相对客观的描述。然而, 在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看来, 就同一事件而言, 客观历史 (objective history) 只有一个, 然而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 却有很多。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不但要告诉人们已经发生的事实, 而且还要告诉人们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于他们具有怎样的意义 (Halbwachs 140)。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学书写与历史事实并非二元对立, 而是相辅相成的。作家以历史事件为背景, 书写已经发生的事实如何在情感上、精神上给人们施以影响, 便属于一种集体记忆, 这也是历史研究和文学书写的意义所在。作者伍绮诗曾在一篇访谈中表明自己创作的初衷: “2001 年的一项调查美国人对华裔态度的研究显示, 有 75% 的美国人对待华裔持部分否定或十分否定的态度, 23% 的人对于家中有成员与华裔通婚感到不适。我很震惊当今美国仍然存在如此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 我想大部分的亚洲人或多或少都遭遇过种族歧视” (Nicole, “Interviews” 2015)。作者酝酿与创作六年, 通过《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再现了华人移民的辛酸史, 描写了跨种族通婚由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沟通障碍, 书写了华裔在当代美国社会遭受的种族歧视, 将创伤书写与客观历史事实糅合在一起, 构成了人们对于美国华裔创伤史的完整认知。正如作者在小说最后的附录部分接受采访时指出书名《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的意义时所说, “那些你未曾言说的一切常常是那些吞噬你的事情” (Ng, “A Conversation” 8), 因此, 小说叙事是治愈集体伤痛的方式, 它“使得过去的 (或想象的) 的事件与

讲述行为有关，进而指向有意义的关系和有价值的生活（worthwhile lives）”（Bamberg 133）。

除了书写华裔的创伤史，作为 80 后的女性作家，伍绮诗还用细腻的笔触书写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在学业和职业生涯上所遭受的各种不平等对待：高中的女生必须修家政课，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玛丽琳成为化学课上唯一的女生，可是男生们却在她的烧杯里撒尿。生了孩子后求职处处碰壁，“她二十九岁，还年轻，身材也苗条。脑子依然灵活。…… 玛丽琳翻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发现都是招聘女服务员、会计和文案抄写的。…… 她母亲为她设计的人生轨迹：丈夫、孩子、房子。她现在仅有的工作就是管理这三样东西”（77-78）。对于这一主题的书写，伍绮诗这样表示：“大约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三个女生惨遭谋杀，其中一个还与我同年级。这件事始终萦绕着我，我想书写那些作为弱者的女性到底该怎样被救赎”（Nicole, “Interviews” 2015）。在作者看来，文学能够通过书写创伤，审视创伤背后的东西，进而参与疗伤。正如《叙事疗伤》（*Narrating Our Healing*）的作者所言，在一个创伤化的社会里，“作家以其特有的书写方式为社会把脉，叙事是疗治创伤的重要方式”（Merwe 61）。

如果将《我从未告诉你的一切》当作一部创伤文本进行阅读，可以发现里面汇集了不少创伤案例。作者身兼华裔与女性双重身份，深刻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中叶华裔与女性在美国所遭受的不公平境遇。然而作者所要做的还不仅仅像哈布瓦赫所说的那样，用文学的笔触书写已经发生的事实，再现这些事实对人物情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更重要地是通过将个体创伤、集体创伤与文学虚构的创伤杂糅在一起，以文学特有的方式汇入到人们对二十世纪中叶华裔遭受的种族歧视与女性遭受的不平等的集体记忆中。正如詹姆斯·道斯（James Dawes）所总结的：“将身体的、心理的损害通过语言书写出来是将它从身体或心灵释放到世界中，使之在书写中被修复，或者至少被远离。将伤痛转化为语言就是对它施加控制，解除伤痛起初对我们自由的盗窃”（Dawes 408）。从这个意义上说，伍绮诗通过写作发声，抚慰了受伤的心灵，并最终借助叙事的力量复活并清除集体创伤，建构起延续生命与更新生命的伦理空间。

### Works Cited

- Alexander, Chee.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by Celeste Ng.” *The New York Times* 17 August, 2014.
- Alexander, Jeffrey,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Oakland: U of California P, 2004.
- Bakhtin, M. M.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Trans. Vern W. McGee. Austin: U of Texas P, 1986.
- Bamberg, Michael. “Identity and Narration.” Eds. Peter Hühnet al.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9.



-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1996.
- Chen, Anthony. "Lives at the Center of the Periphery, Lives at the Periphery of the Center: 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ies and Bargaining with Hegemony." *Gender & Society* 13.5 (1999): 584-607.
- Dawes, James. "Human Rights in Literary Studie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31. 2 (2009): 394 -409.
-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Ran Bi and Jinghua Guo.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Lawson, Mark G. "An Acute Portrait of Family Psychopathology-This Debut Crime Thriller is a Surprise Choice as Amazon's Book of the Year." *The Guardian* 10 November, 2014.
- Merwe, Chris N van der and Pumla Gobodo-Madikizela. *Narrating Our Healing: Perspectives on Working Through Trauma*.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 Ng, Celeste.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4.
- Nicole, Chung. "An Interview with Celeste Ng, Author of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Interviews* 2 September, 2015.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 1-13。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 1-13.]
- Vickroy, Laurie. *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Charlottesville: U of Virginia P, 2002.
- 王建会:“‘创伤’理论与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以亚裔男性研究为视角”,《当代外国文学》2(2010): 68-74。
- [Wang, Jianhui. "Trauma Theory and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2 (2010): 68-74.]

责任编辑:郑红霞